

陳安仁著

明代學術思想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陳安仁著

明代學術思想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初版

◆(26272.1)

合明代學術思想一冊

每冊實價國幣叁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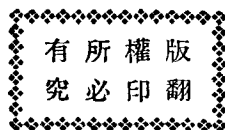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者 陳安仁

發行人 王雲五
長沙南正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各埠



(本書校對者潘同曾)

序

「七七」變起，敵人鐵蹄蹂躪中國，由華北而華南，烽火滿天，極人世未有之浩劫，中華民族生命財產物質之損失者，無論矣！而歷世文化寶庫，受敵人之摧殘，更爲精神上莫大之損失。廣州淪陷，隨校西遷；典籍耗毀，十中不保一二，家藏圖書，及未刊著述超然軒文集十餘冊（集二十餘年於海內外日報論文），中國法律史大綱（中大鉛印講義本），及抗戰論文集，亦同歸於盡。播遷甫定，從事先賢學術思想之論著，亦苦無參考之資。斯篇所述，未足以盡其內蘊，而提挈英華，亦可爲振奮精神修養意志之一助。昔歸有光有言：『善攻者，敵不知其所守也；善守者，敵不知其所攻也。』樹思想之前鋒，作精神之堡壘，文字收功之日，卽抗戰勝利之時，將以是卜之。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六日，著者序於雲南澂江中山大學文學院訓導部。

目次

緒論	一
一 明代學術思想之淵源	五
二 宇宙存在之本體	一一
三 人類心性之本質	一九
四 知識之本質與功能	三二
五 人生之態度與行爲	四〇
結論	四八

明代學術思想

緒論

一國之學術思想，爲精神文化之表徵。學術思想之進展如何？可以決定國家之文化程度。國家文化落後，學術思想，必隨之落後；學術思想落後，影響於民族者，必意識銷沉，品質頹廢，是故國家文化之盛衰，常可以學術思想之進退而徵驗之。學術思想，皆隨時代環境而進步，個人獨創之新知，不論有如何之進步，皆不能離時代環境所左右。昔孔子曰：『周監於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從周。』章實齋曰：

『自有天地而至於唐虞夏商，迹既多而窮變通久之理亦大備。周公以天縱生知之聖，而適當積古留傳道法大備之時。是以經綸制作，集千古之大成，則亦時會使然，非周公之聖智能使之然也。』（章氏遺書文史通義）

周公雖以天縱生知之聖，倘非遇積古留傳道法大備之時會，則經綸制作，不能集千古之大成。一時代之學術思想，爲國民精神之總表現，其思想之進路如何，常爲時代思潮之匯流，此時代思潮之匯流，有時可爲一二人所左右，而終非一二人所能左右也。梁啟超有言：

「今之恆言曰：時代思潮，此其語最妙於形容：凡文化發展之國，其國民於一時期，因環境之變遷，與乎心理之感召，不期而思想之進路，同趨於一方向，於是相與呼應洶湧如潮然。始然其勢甚微，幾莫知覺，寢假而漲而達於滿度，過時焉則落，以漸至於衰熄，……其在我國自秦以後，確能成爲時代思潮者，則漢之經學，隋唐之佛學，宋及明之理學，清之考證學，四者而已。」（清代學術概論一頁）

漢之經學，何以變爲隋唐之佛學；隋唐之佛學，何以變爲宋明之理學；宋明之理學，何以變爲清代之考證學。此中固有轉變之因果關係，於以知學術思想，乃隨時代而進步，使學術思想而停頓焉，則不能隨世運而進化，而社會亦不能改進也。易繫辭曰：

「通其變，使民不倦，神而化之。」

孔氏正義云：

「易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者，言易道若窮，則須隨時改變；所以須變者，變則開通得久長，故云通則久也。」（周易兼義卷八）

北宋徐積云：

「欲求聖人之道，必於其變。蓋盡中道者，聖人也；而中道不足以盡聖人，故必觀於變。

蓋變則中橫反復，不主固常，而皆合道。」（宋元學案卷一引仲車語錄）

大概學術思想，皆起於救時之弊，此救時之弊之學術思想，爲當社會人心之所信仰，所擁護，

必成爲時代之思潮；此時代之思潮，縱橫反復，不主固常，所以能應時之變，而爲其前驅。然時代思潮雖如何之變遷：（1）不能免於社會實際生活之影響，如希臘柏拉圖之學說，多偏於理想，彼主張共產，乃受希臘古代土地公有與斯巴達財產私有公用之影響。老聃生於周朝封建時代，觀察封建制度下之許多虛偽行爲，致社會之糾紛，故主張回復「無名之樸」之自然的境界。（2）不能免於派別之影響，春秋戰國時代之學術思想，北有孔學派，南有老學派，互相對壘，九流十家，雜出其間，標新立異，何一不受派別之影響。凡一時代之學術思想，不盡相同，亦不盡相異。歐洲十八世紀之唯理主義，如笛卡兒（Descartes）斯賓羅沙（Spinoza）賴布尼茲（Leibniz），彼等慣用數理以瞭解宇宙之一切，出發點相同，結果不盡相同。歐洲之經驗主義派，唯理主義派，批判主義派，思想各不相同，然三派有其共同基礎，即共信以理性可以把握知識，可以窮盡事物之理，以數項基本原理，可以推算一切不同之宇宙現象，立論雖不同而基礎與推論，不盡相異。歐洲理性主義時代之普遍觀念，爲尊重理性，尊重人類，尊重思想自由，宋明理學時代之學術思想，其普遍觀念，可以說爲尊重理性，尊重人類，尊重思想自由。就此一點而論，宋明理學於中國數千年之學術思想界。爲一種之新發現，此新發見爲當時思潮之特徵，雖在文化上有所建樹，而未能推進於實際社會，成爲發酵作用，影響於國民道德之進步，導入於新生之時代也。社會學家志靈（J. L. Gillin）白克（F. W. Blackmon）於合著社會學大綱有云：

『在社會生活之進展中，各種正義之標準，人與社會之理想，以及社會之選擇等，均在不斷之變遷，於是便有所謂道德之進化。』

宋明之學術思想，專注重於個人道德修養之理論，而未從事於實際社會之聯繫，而促國民道德之進步。蓋士大夫講究之玄學理論，倘非普及於實際生活，而建立國民道德之基礎，與社會之倫理標準，則不成爲時代之有力思潮也。茲單就明代之學術思想，作一簡要之批判，以發現其至蘊焉。

一 明代學術思想之淵源

凡學術思想，皆有師承之淵源，明代之學術思想，亦不能獨外也。

『周官經曰：師以賢得民，儒以道得民，鄭注以德行六藝，分屬師儒，蓋以小成大成別之，實非有區域也。然魯論孔子及門分爲四科，小戴記儒行列爲十五，韓非子曰：孔子之後儒分爲八，蓋道合於一者聖也，其分而屬者儒也；各就其性以成爲學，而傳授淵源，亦不能強同。』（黃宗羲著宋元學案原敘）

一國之學術思想，雖有所淵源，其支流所及，亦不能盡同者。宋世學術之盛，安定（胡瑗字習之）泰山（孫復字明復）爲之先河，安定沉潛，泰山高明；安定篤實，泰山剛健；各得其性品之所近。泰山之與安定，同學十年，而所造各有不同，（宋元學案敘錄），所以然者，二家淵源之不同也。明史儒林傳云：

『宋史判道學儒林爲二，以明儒洛淵源，上承洙泗，儒宗統緒，莫正於是，……原夫明初諸儒，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，師承有自，矩矱秩然。曹端，胡居仁，篤踐履，謹繩墨，守儒先之正傳，無敢改錯。學術之分，則自陳獻章，王守仁始，宗獻章者曰江門之學；孤行獨誼，其傳不遠。宗守仁者，曰姚江之學；別立宗旨，顯與朱子背馳；門徒徧天下，流傳逾百年。其教大行，其弊滋甚。』（明史卷二百八十二頁一至二）

有明一代之理學，以方正學爲開山（孝儒），朱學爲金華一派，源流最長，傳至明初，宋景濂，爲其嫡系，正學爲景濂門人，從正學滅族以後，金華派日就式微；繼正學而起者，爲曹月川（端），劉蕺山（宗周），稱爲當代濂溪；其爲各派之前驅，開一代學術之曙光，可信也。其後薛敬軒（瑄）起於河東，（山西河津縣人），吳康齋（與弼）起於江右（江西崇仁縣人），同爲當時學術界之泰斗（拙著中國近世文化史商務版二九七頁）。河東一派，甚少著者。崇仁學派中有胡敬齋（居仁），婁一齋（諒），陳石齋（獻章）三大弟子，此期以崇仁學派爲最展拓。劉蕺山謂獻章：『學宗自然，而要歸於自得，……可謂獨開門戶，超然不凡。』黃梨洲亦曰：『有明之學，至白沙始入精微……至陽明而後大。』（見白沙學案敍錄）獻章思想，與王陽明之思想間有相似者。自成祖永樂命胡廣、楊榮等撰五經大全，四書大全，性理大全等書，爲周子、程子、張子、邵子、蔡元定父子以及諸儒學說之大結集，當時學子之思想均爲程朱之思想所範圍。日儒渡邊秀方於中國哲學史概論云：

『當時一般士風還是汲汲於舉子業，思想上還沒有什麼進展，不過開國時既有劉宋（劉基宋濂）輩起於上，文運也就漸次促進……儒臣胡廣等，撰五經大全百七十卷，四書大全三十六卷，宋元新著全輯收在內，又撰性理大全七十卷，程朱學的精粹，類別纂粹，以作斯學之教科書，這學於是蔚然復振，曹月川作先驅，薛敬軒、吳康齋並起，同爲泰斗。敬軒著有讀書錄及薛子道論，維持風教，尤有功績；至其思想（不過爲程朱學一解釋家而止。

但同時又是這學的實行家，具有一世祖師的人格。康齋亦純儒且同派，雖別無著述，踐履工夫上，則主張克己積功，門下出過胡敬齋，陳白沙、婁一齋等名儒。尤其一齋門下，出過一個大家王陽明，開明學更新的端緒；明學在於這時期達於最高潮，爾後雖分爲江門（以白沙爲宗）姚江（以陽明爲宗），但二派的思想也是明朝的獨步，出於程朱以外。且陽明之下，如王心齋、徐橫山、錢緒山、王龍溪、鄒東廓、羅念庵等，也都是有名人物，對王學很盡過力。

由上引證以觀，可以知門代學術思想之淵源。吾人須知理學至南宋時，朱熹與陸九淵，分爲兩派，然朱學以嘗得統治階級之擁護，自元以迄明初，朱學獨盛，陸學日衰；明初因同姓之關係，更推重朱熹，清朱彝尊有云：

『世之治舉業者，以四書爲先務，視六經爲可緩，以言詩，非朱子之傳義，非敢道也；以言禮，非朱子之家禮，弗敢行也；推是而言，尙書春秋，非朱子所授，則朱子所與也；言不合朱子，率鳴鼓而攻之。』（朱彝尊道傳錄序，道傳錄華亭張恆著。）

朱學至極盛時，朱學之流弊日生。原來朱熹卽物窮理之說，崇仰者，不從格物致知，另闢新境，而祇從內心虛靜之方面用力，結果思想界，現出萎靡不振之景象，在此種情形之下，有許多學者，遂不安居於朱學之藩籬而欲自陳創見。加以明朝自武宗以後，國威凌替，民窮財盡，憂時之士，便歸咎於人心之不正；而人心之不正，由於聖學之不明，於是思想界傑出之天才如

王守仁者，對於朱學，乃重新估定其價值，此亦明代學術思想界演變之波瀾也。

明儒之學至白沙，已與象山爲近，其言曰：

『終日乾乾，只是收拾此心而已，此理干涉至大，無內外，無始終，無一處不到，無一處不運。會此則天地我立，萬化我出，而宇宙在我矣。』（與林緝熙書，緝熙名光，白沙門人。）

此卽象山宇宙便是吾心，吾心便是宇宙之見。

『人爭一個覺，纔覺，使我大而物小，物盡而我無盡。夫無盡者，微塵六合，瞬息千古，生不知憂，死不知惡，尙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。』（與何時矩書，時矩亦象山門人。）此卽象山立大之旨。

然其思想雖近於象山，而仍極推重朱熹，其和龜山此日不再得詩有云：

『吾道有宗主，千秋朱紫陽，說敬不離口，示我入德方。』

與羅一峯書有曰：（一峯名倫，白沙之友。）

『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，便歎其善學。此一靜字，自濂溪先生主靜發源，後來程門諸公，遞相傳授。至於豫章，延平，尤專提此教人，學者亦以此得力。晦翁恐人差入禪去，故少說靜，只說敬，如伊川晚年之訓，此是防微慮遠之道；然自學者須自量度如何，若不致爲禪所誘，仍多著靜，方有入處。』

可見白沙之思想，亦有所淵源，有所折衷也。

有明學術思想至陽明而後大，此黃梨洲之言，陽明學說，大概直接象山，象山學問，當時學者不甚注意，惟陽明特別推崇之，曾與門人論象山與晦庵之學問有云：

『今晦庵之學，天下之人，童而習之，既以入人之深，有不容於辨論者；而獨惟象山之學，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，使若由、賜之殊科焉則可矣；而遂擯放廢斥，若硤砮之與美玉，豈不過甚矣乎？故僕常欲冒天下之譏，以爲象山一暴其說，雖以此得罪，無恨；晦庵之學，既已彰明於天下，而象山猶蒙無實之誣，於今且四百年，莫有爲之一洗者。』

象山學問，專重明心，論者譏爲近禪，陽明於刻象山人文集特作一序，以辨陸學與禪學之不同，其言曰：

『自是而後，有象山陸氏，雖其純粹和平，若不逮於二氏（周程），而簡易直截，直有接乎孟子之傳；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，乃其氣質意見之殊，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，則一而已。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，孟子之學也；而世之議者，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。而迷詆以禪。』

惟陽明之學說，不盡屬於象山，陽明知行合一之說，程伊川發其端，陽明復王虎谷書謂：

『程子云：知之而至，則循理爲樂，不循理爲不樂，自有不能已者。復理爲樂者也，非真

能知者，未易及此；知性則知仁矣。」

可知學術思想，有所淵源，然每隨世運爲進退，有時不盡相同，有時不盡相異者。夫「陽明之樹異於朱子，猶朱子當日樹異於漢唐諸儒；陽明推本象山，亦無異於朱子之推本伊洛。」（錢穆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，商務版上冊七頁。）各樹本宗，以自立異，發展之迹，可以微窺。凡一學派已成時代之主要思潮，必風行於一時，及其末流，流弊相緣，必有所修正。陽明學術於萬歷天啓間，幾與禪宗，融成一片，東林領袖顧涇陽（憲成）高景逸（攀龍），提倡格物以救空設之弊，此第一次修正也。劉蕺山（宗周）晚出，提倡慎獨以救放縱之弊，此第二次修正也。明清嬗代之際，學風已漸趨健實，清初講學大師，中州有孫夏峯，關中有李二曲，東南則有黃梨洲，所講之學，大端皆宗陽明，而各有所修正。（梁啟超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，中華版四〇頁。）故學派雖同，而思想各隨時代而進步，不能一成不變者。如古代希臘哲人有蘇格拉底，其學派中有演爲邁加拉，基尼克，基來奈，愛里斯等。柏拉圖學派中，有古中新之阿可帶米等。亞里士多德學派中，有伯里巴提克，及東洋，經院哲學。文藝復興等。（日本三蒲藤作著西洋倫理學史，商務譯本六五至七二頁。）學派淵源，非一成不易，此貴有以通變也。

二 宇宙存在之本體

宇宙之發生及其歷史之演進，與乎宇宙存在之本體，從哲學上之討究，此中國理學立說之不同者也。宇宙爲何原因而存在耶？爲何方法而持續其關係耶？其發展之程序，固如何耶？此可思議而不可以思議者也。張橫渠有云：

『太虛無形，氣之本體。』『氣之聚散於太虛，尤冰凝釋於水。知太虛即氣則無形。』

（正蒙太和篇全集卷二頁二至七）

氣中所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即陰陽二性，故謂『氣塊然太虛，升降飛揚，未嘗止息。』『天地之氣，雖聚散攻取百塗，然其爲理也，順而不妄。』氣聚則生物，萬物之生，循一定之規律，此規律也，宇宙自然世界之不能相違者。橫渠云：

『生有先後，所以爲天序。小大高下，相並而相形焉，是爲天秩。天之生物也有序，物之既形也有秩。』（正蒙動物篇全集卷三頁二）

『地純陰，凝聚於中；天浮陽，運旋於外，此天地之常體也。恆星不動，純繫乎天，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。日月五星逆天而行，並包乎地者也。』（正蒙參兩篇全集卷二頁十）

『陰性凝聚，陽性發散；陰聚之，陽必散之，其勢均。』（正蒙參兩篇全集卷二頁十九）

宇宙之氣與力，維持於均衡之運動中，成爲永遠無窮之現象，倘均勢一破，而宇宙之運動息矣。二程對於宇宙觀之見解如下，明道云：

『天地萬物之理，無獨必有對，皆自然而然，非有安排也。』（遺書卷十一頁四）

『萬物皆有理，順之則易，逆之則難。各循其理，何勞於己力哉。』（同上頁六）

伊川云：

『一陰一陽之謂道；道非陰陽也，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。』（遺書卷三頁八）

『離了陰陽便無道；所以陰陽者是道也。陰陽，氣也。氣是形而下者，道是形而上者。』

（遺書卷十五頁二）

道者何？所謂一陰一陽者，即宇宙之自然法則也，伊川且進一步言之，以爲萬物之有，皆由氣化：

『隕石無種，種於氣；麟亦無種，亦氣化；厥初生民亦如是。』（遺書卷十五頁十九）

『天地之化，自然生生不窮，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，既返之氣，以爲造化。』（遺書卷十五頁六）

（遺書卷十五頁六）

『凡物之散，其氣遂盡，無復歸本元之理。天地如洪爐，雖生物銷鑠亦盡。況既散之氣，豈有復在？天地造化，又焉用此既散之氣？其造化者，自是生氣。』（遺書卷十五頁二十

一）